「有」的迴想
—「空」義析釋

郭忠生

衆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；
亦名爲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。
未曾有一法，不從因緣生；
是故一切法，無不是空者。
（龍樹、中論「觀四諦品」）

一、前言

雖然中國大乘佛教有八大宗派之分，但是在印度却只有「空宗」與「有宗」的區別。前者是以龍樹、提婆爲首，高唱「一切法畢竟空」的思想；後者則爲無著、世親師資兄弟依「賴耶緣起」，以談三界唯心、萬法唯識爲中心論題。但尅實說來，有

宗並非不談空，而是在自家的見地上，認爲「空」是不了義的方便教。而我們從空宗的根本論典——中論加以理解，却發現「一切法畢竟空」的思想，正是「阿含」聖典的根本意趣所在；如中論觀涅槃品說：「如佛經中說，斷有斷非有。」證之於雜阿含二四九經：「盡、離欲、滅、息、沒已，離諸虛爲，此則佛說。」又如中論觀四諦品說：「是故經中說，若見緣起法，則爲能見佛，見苦集滅道。」見緣起法即見佛，也是出於增一阿含卷二十九須菩提見佛的教說；而了本生死經、稻芋經也有相似的教說。「見緣起法，即見四諦」，出於中阿含卷七舍利子相應品象跡喻經。……許多阿含經的重要教說，皆出現在龍樹的作品之中，可見龍樹並沒有離開阿含經而說空。而「阿含經」是現存最古老的佛典，被認爲是比較接近佛陀本懷的聖典。爲何同樣以世尊教說爲依據的佛教宗派，會有了義、不了義之爭呢？這不是本文所要談的。筆者僅就自己的了解，對「空」的概念作一個簡單的闡釋與抉擇，並將相關的問題，如「如何解空」？「解空何用」？一齊提出來討論。

二、何者非空？

佛家認爲當我們在觀察一件事物時，大抵不外乎下列三種方法：

1.靜止的分析法：將事物作一種靜止的觀察而加以分析，進而把獲得的資料綜合整理。這在因果事相的辨析上，佛教做得相當嚴密，如世友的五位說或部派佛教的極微、隣虛等都是。

2.流動的觀察法：從事物的發展變化中，作一種推理演繹的功夫，去把握事物演變的必然法則與因果必經的階段。如十二因緣的生死流轉與惑業苦的輪迴受生。

3.直觀的洞見法：在事物和合相續，彼此關涉中，去體悟事物的本質。如無常故苦與大乘的諸法實相說無相。

對同一事物的說明，很可能因使用不同的方法而有差異的結論。而「空」的概念也由於本質上的超越性，如維摩詰經弟子品說：「諸法究竟無所有，是空義。」又萬善同歸集：「教所明空，以不可得故，無實性故，是不斷滅之無。」要想從一般概

念去求得了解何者是空，似乎顯得困難重重。所以在教學上，總是先說明何者非空，以作爲體悟「空」的第一步。

一般人總喜歡稱佛教爲「空門」，而酒色財氣「四大皆空」，更是將空作爲嘲弄的對象。口袋空空如也，表示沒有錢；一篇文章空空洞洞，意味着缺乏內容。總之，在一般人眼中，空是消極斷滅的沒有。其實不客氣的說：佛教若把「空」認爲就是沒有，眞是錯得一塌糊塗，不值一駁。這種謬誤在佛典稱之爲「斷滅空」。

對「空」的另一種誤解，我們稱之爲「物外空」，或者是「他空」。什麼是「他空」呢？譬如有人說：「這個講堂是空的」，或是「那是一個空講堂」，他的意思是說：講堂裡面沒有東西，或沒有人在，而不是說講堂本身不存在。這種物外空——物以外的空，是指在物質所包含的空間裡面，無對礙色的存在，而不是指物本身當下的自性不可得。這只是一種病態的「空」。龍樹的大智度論（卷三十二）曾舉出兩種不同的病態空：㈠分破空，㈡觀空。前者乃是以分析的方法，將事物一再分析，分到不可再分的程度，即名之爲空。這是從物質的空間立場來說。若從時間方面來說，要分析到每一個刹那——或最短的一念，根本沒有前後相，甚至再也顯不出時間的特色，也可以說顯現空相。至於觀空呢？莊子說得好：「毛嬙麗姬，人之所美也。魚見之深入，鳥見之高飛，麋鹿見之決驟；四者、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」站在情人的立場去看對方，則縱是無鹽嫫母，也是美如天仙；若從仇人角度而言，則再漂亮的人，也是羅刹、惡鬼。所以，好惡、美醜，都是隨着觀察者心境的不同而轉變，外境都無實體可得。所以說是「觀空」。分破空是以分析時空假實而成立「空」；觀空，是從認識論的立場，去說明所觀察的境界是無實有。這種空仍然是不徹底，不能一空到底，徹見事物自體不可得。仍是「不空」。總之，要想瞭解「空」，必須避免陷入下列二種錯誤：

1.空是沒有，或者是本來有，後來却變成爲「無」。

2.空可從分析或觀察外境無實而得。

二、何者是空？

空的思想，雖然難以領會，却也十分單純，它的精髓全在「緣起性空」四個字上。要了解什麼是空，必須從這四個字着手。現在我們就以這四字做中心，簡略的討論一下。

緣起性空包含兩個命題：「緣起」與「性空」。先談「性空」。緣起留待下節再作討論。

什麼是性空呢？十二門論：「因緣所生法，是即無自性。」空，便是對自性的否定。「自性」是什麼呢？大智度論（卅一卷）有一節專門討論「性」，「相」的分別。我們不妨透過它來理解所謂的「性」是什麼。

它說：「性相何等異？答曰：有人言，其實無異，各有差別。說性即是說相，說相即爲說性。譬如說火性即是熱相，說熱相即是火性。」又說：「有人言性、相小有差別。性言其體，相言可識……。如火，熱是其性，烟是其相……相不定，從性出，性言其實。如見黃色爲金相，而內是銅，火燒石磨，知非金性。」由此看來；性乃是事物更深一層的存在，也就是事物的根本。大智度論（同卷）又說：「性名自有，不待因緣。」這種自有的概念，套一句西洋哲學的慣用語，便是所謂的物自體（thing in itself），也就是事物的本體。

從上面的理解看來，性就是一般人所謂的：「固定、自存、無須依存於任何事物的存在本質。」更具體地說，自性有三義：

1. **自有**：就是本來就是如此的存在。
2. **獨一**：不是相互關涉、彼此依存的存在。
3. **常住**：永遠如此，恒常不變。

不管是任何哲學或宗教，總是先創造一個自性的概念，然後，再依據此一立場來作爲立論的根本。這對佛法而言，簡直是一種不可思議的錯誤。空的思想所以難以領會，便是由於它超乎約定俗成的謬誤太遠了。空否定了自有、獨一、常住的自性，即無異否定了事物的獨立性，而爲常恒的存在性。（於此應注意的是：空並不是否定事物的存在，只是否定事物的自性。）佛家認爲一切事物莫不是在相互關涉中成長、生存。絕沒有一成不變，或不證自明的存在實體。而事物也僅是和合相續，彼此依

存的假名存在而已。金剛經上說：「一切有爲法、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；應作如是觀。」雜阿含二六五經（卷十）又說：「觀色如聚沫，受如水上泡：想如春時燄，諸行如芭蕉。諸識法如幻，日種姓尊說……無實不堅固……無有我我所。」經上比喻事物的存在如幻像、泡沫、夢境、乾闥婆城、水中月……，皆是說明事物並非獨一不變的。

那麼何以並非眞實存在的事物，我們竟會認爲是常恒不變的呢？這完全是自性的作祟。而自性觀念如何而來呢？佛家認爲有兩大因素：一、先天的「俱生我執」，二、後天的「分別我執」。（我與自性意義相同）前者與心理分析學家所說的「原始驅力」(drives)的作用有幾分的相似。後者則是人類受語言、邏輯思考、社會化的作用所影響而形成的「有顏色的思想」。

羅素在其「西洋哲學史」一書裡，談到亞理士多德論「實體」時，對於自性的否定有相類似的說法。不妨拿來作爲理解「空」的一種助緣，以作爲本節的總結。他說：「蘇格拉底或史密斯先生並不是眞實的存在，它原來是我們爲了思想言說的方便，用來代表一連串具有聯貫性事件的符號，所以，它只算是一個集合名詞。集合名詞和一般名詞不同，它指的是一個團體。但這個團體除了形成它的各個分子以外，並不存在，譬如軍隊，它只是代表着一羣武裝的人，除了這些人，並沒有另一個事物叫做『軍隊』的爲其所指涉。但是由於我們沒有充分意識到這點，以爲它也像一般的名詞一樣具有其眞實的指涉對象，遂執以爲眞有所謂的『蘇格拉底』或『史密斯』等實體，其實這種實體只是我們幻想的產物罷了。」

四、如何解空？

人類除了生活在現實世界之外，還必須具有思惟與直覺的世界。這在佛典中早有明白的解說。佛教所謂的空，並不是就現實的感官世界而言，而是站在理性思惟的層次與直覺的世界來觀察的。對於這三種世界來說，本來就有些不同，例如洛克菲勒在現實世界中，確實是富可敵國的富豪，但是在思惟世界中，他就不一定是有錢的人。所以在解空的方向上，如僅從現實的感官世界中着手，必會阻礙

重重。但是離開了現實世界來談思惟與直覺的世界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，因爲思惟與直覺的世界，只不過是現實感覺與料所架構的投影罷了。例如對於很抽象的數學概念，如果不借用現實世界中人人皆可認識的事物來表達的話，那麼數學便無從爲人所瞭解。空的概念，也是如此，所以說：「言不是義，因言顯第一義。」所以解空應該從現實界入手，但是絕不是固執於此，必須透過思惟與直覺的不斷超越它，不斷否定它。

直覺，是一種親切、直接而明明白白的體驗，是一種不共於世間的經驗；而不是抽象的說明，也不是普通生活的經驗。它是內心深入對象之中的特殊經驗。直覺，對於宗教來說，有相當的重要性，在宗教熱誠的推動下，加上各種宗教儀式，或祭祀，或禱告，或禁食，或打坐，透過精神集中，以引發另一種特殊的經驗。雖然這種親自感受的方法，對修行者而言，具有非凡的意義，但是對於旁觀者來說，除了感到玄妙以外，似乎並沒有任何價值。如雜阿含經九六二經（卷三十四）的別譯有如此的記載：「比丘深修禪定，觀彼大地，悉皆虛僞，都不見有眞實地想：水、火、風種及四無色，此世他世……，亦復皆悉虛僞。無有實法，但有假法。因緣和合有種種名。觀斯空寂，不見有法及以非法。」對修禪者而言，以上的經驗確實是不容否認；但是對於一般人來說，簡直是天方夜譚式的神話。可是直覺往往並沒有透過理智的思辨，容易與信仰及意志所產生的幻象相混雜，而無法契入眞相。佛家曾把這種直覺經驗區分爲：幻境、夢境、定境與慧境等四種。筆者此處所要討論的解空方法便是：透過多聞薰習、思惟，以及抉擇等階段，先得到一正確概念；再以誠信虛心的意志集中，審諦觀察，以達直覺悟入諸法本來面目。這是理智與信仰的合一；也是從多聞而思惟、修行、證果。這是修學佛法不可踰越躐等的次序。

現在討論抉擇空義的方法，筆者以爲佛家在說明空義時不外下列兩點：

一、因爲現象界的事物刹那不停的流變，沒有恒常不變的事物存在，以作爲空義的初門。

二、一切事物皆是因緣和合，相互依存，所以沒有自性本體可得，也就是「空」。這是空義的中

心論題。

我們先討論第一項論證：

有一次曹操在北征途中，看見昔日親手種植的楊柳，不禁潸然淚下，感嘆道：「**昔年移植，依依漢南；今看搖落，悽悽江南。樹猶如此，人何以堪！**」曹孟德雖英雄蓋世，豪氣萬千，但是一旦面對人世變遷，也只是英雄氣短，感慨係之。孔子對「無常流變」，却作另一種較嚴肅的看法，他說：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。」生命的逝去，就像大江東去，刹那不住。而不是像曹操對人生所作的無可奈何的感嘆。佛家對無常則又有更深刻、更實在的探討。不僅人生無常，就是圍繞在你**我身邊**的事事物物，甚至時間、空間也是不斷的**流變**。

雜阿含九五六經說：「**一切行無常，悉皆生滅法；有生無不盡，唯寂滅爲樂。**」在一切流變不息的現象事物中，世尊看出它的無常性，就從現實的事相上指示我們應該如何去認識與體悟。原來，一切法皆是變化不息的，對於絕對的常性是不可得。可是世間的一般學者，沒能完全體會出來，就是常人也僅能少分的感受到。人們不能更深刻而徹底的去體認，而執着非有個不變常性不可，關於這個道理，我們暫且用兩點來說明。

㈠雜阿含第八經說：「過去未來色無常，況現在色！」金剛經也說：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」這種觀念，在常識上或許難以理解，其實這是時間觀念的錯誤。時間，是人類認識事物所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，但是一有時間的相，必然是指涉著前面的過去，與後面的未來：只要有時間性，必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三時相。一般人固執着現在，眷顧過去，欣求未來。佛教確認爲一切皆刹那不停的立場，來說明現在、未來、過去的分別是：已生已滅的叫過去；未生未至的是未來；現在不過是未來與過去的過渡點而已。離開過去、未來、現在根本無從成立。而現在，乃是流變不息，絲毫沒有常性可得，所以說是「空」。

㈡在古典物理學的物質觀念認爲：長短方圓均爲一定，物質爲由某一定的原子所構成，佔有一定的位置和有一定的質量大小。可是近代物理學却提出另一種看法：長短方圓質量均非固定，隨着環境的不同而表現出粒子或波的個性。在常人的眼光中

，存在是一成不變的繫留(duration)。其實，這不過是一種幻覺，就好像電影銀幕上的人物，乃是許多個別映像的連續而已；由於人類視界的有限性，才有這種幻覺產生。不僅如此，人類的耳、鼻、舌、身對事物的感覺莫不只能在剎那不停中求其相對的安定性。孔子曾對顏回說：「回也，見交新臂非故。」據說：「人體到了七歲，母親所生下來的個體，已經完全新陳代謝，而成爲另一付軀體。這種脫胎換骨並非什麼玄妙之事，只是說爲現象界裏面的一切存在，皆遵循着無常的法則而已。所以寂護論師有句名言：「物有剎那，則必自毀。」總之，時空的無常性，赤裸裸的顯示出諸法的本來面目——空。

現在討論這二項論證：

龍樹說：「**衆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空**。」這句話在一千多年後的今天看來，仍是鏗鏘有力，擲地作響。它表示了空性哲學的眼目。「緣起」是什麼呢？在佛教的經典中討論到緣起問題時，總是說：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；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。」用簡單一點的話來說：「甲是甲，並非由于甲是有自性的。相反的，甲之所以爲甲，乃是乙、丙、丁等其他因素所配合而造成的。」依據大智度論的說法：凡是存在的因果事物，一切都是緣起的存在；離開緣起，一切將無從安立。不過要注意的是：緣起並非事物的創造因。它只是一種理則，是依據一切因果的事實所顯現的原理！

緣起，又叫「空相應緣起」（見雜阿含第二九二經），那麼如何依緣起而解空呢？愚意以爲可從三點來說明：

甲、緣起用抽象的公式來說明，即是「緣此故彼起，緣彼故此起。」它表明了：一切法是由衆多因緣和合而成，不只是事物的生起存在是依據緣起法則而安立；而且其毀滅也是不離開緣起。凡是存在事物的毀滅，不僅僅是由於外在的違逆因緣，更由於內在的可有可無，可生可滅。這個可生可滅，可有可無的可能性，早就預設於緣起法則之內。因此沒有所謂的自性或本體，所以是空的。

乙、緣起不只說明「緣此故彼起，緣彼故此起。」的因果關係，而且在因果的相續相中，它是抉擇着事物生滅的必然性。譬如我們發現日月星辰運

行的軌道，便可以看出社會發展的必然階段。所以「有」的必「空」，乃是事物本身存在的必然性。

丙、緣起並不只是從外形上發現事物的差別相，更重要的是指出其內在的彼此關涉。如此則生滅有無的一切法，並非自身本來就如此的，也就是說並沒有自體的。彼彼相待，前後必然。事物的因果幻網似乎有迹可尋（即似乎常住不變），但照見緣起的自性空寂，則因果幻網當下即是，如羚羊掛角，了無蹤跡。所以說：「宛然有而畢竟空，畢竟空而宛然有。」

五、解空何用？

大乘佛法的特質有二：

一、永不忘失的慈悲。

二、一無所着的智慧。

對佛法信衆而言，這是修行的極至，缺一不可。解空便是要現證一無所着的智慧。增一阿含經勸請品：「知一切諸法空無所有，亦無所着……都無所着已，不起世間想，復無恐佈。已無恐佈，便般涅槃。」而禪宗六祖慧能即是聽了金剛經中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」而豁然開朗，悟入諸法實相的。古德傳說：「心空及第歸」，由此可見解空是具有何等意義！

經上又說：「**菩薩不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發菩提心，爲一切法本性空故發菩提心。**」。而「菩提所緣，緣苦衆生。」又說：「大悲爲上首」，可由大乘菩薩勝行，乃依雄厚深邃的一切法畢竟空的深觀安立。如此，一無所着的智慧與永不失望的慈悲相互爲用，輾轉增上，邁向「嚴淨國土，成就衆生」的菩提大道。

話雖如此，畢竟那是經上所描繪的菩薩境界，吾輩博地凡夫，豈能有如此的氣魄，如此的智慧？必須經過無數的努力，歷煉再歷煉，方能辦到。所以筆者想從另一個方向來說明解空何用。

前面說過，空乃是自性的否定。爲什麼要否定它呢？在討論這個問題時，首先要澄清的是：並非本來就具有自性，佛家用辯證技巧將它否定，而是自性本來不可得，一般人却反而在這幻想的迷宮中打轉。世尊透過冷靜而深邃的思考力與觀察力而發現了它，並且苦口婆心的開示給衆生，指出人生之所以是痛苦的，完全是自性在作怪。「空」乃是將

自性的作用——自私、頑固、執着、成見……等一網打盡。「空」的革命是具有積極精神，也就是去腐生新，從空救起。所以「解空」是將生命的態度上，呈現一番新氣象，成爲「推倒無名的豪傑，開拓菩提的心胸。」。遁入「空門」，絕非一般人所想像的消極與悲觀。準此，我們姑且從三方面來說：

甲、空是一種開放的心靈，在這個時代，人與人之間的接觸頻繁，面對面的需求，愈形增多。但是現代人的人際關係，似乎是僅限於機械性的表面關係，是一種「非人際關係」(impersonal-relation)，缺乏實質的交通(communication)。艾略特稱現代人爲「空洞的人」(the hallow-man) 甚至，現在人的內心不僅空洞而且封閉，精神生活對現代人而言是陌生得可怕。所謂的賞心樂事，忘機於懷，僅能在文學性的小說中發現。合上小說以後，又被焦慮忙碌給吞噬。雖然科技文明給我們帶來了不少方便，但完美的人生，似乎是遙不可期。窮究其根源乃在「有我」的自性見的緣故，由有「我」而使人類的人格產生畸形的發展。套用一句心理分析的話來說，就是：「我見」使人格停滯於「原始自戀」或「二期自戀」，而變成尚未出生的成年人。一個開放的心靈，將打消人類認識事物的缺陷，邁向健康積極的人生觀。

乙、空就是就事實來討論事實：前面我們談過，語言、邏輯思考與社會化的作用，將會形成有顏色的思想。蘇東坡有首詩：

橫看成嶺側成峯，遠近高低各不同；
不識廬山眞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

吾人由於立場、心境的差異，對事物往往有差異的認識。如果以爲必定如此，而不肯以動態的心境去接受事實，則必會死在自性的惡見之下。當世尊面對着任何問題時，他並不預存成見，也不消極的逃避，而是以「空」的智慧，確實的把問題認清，然後再謀求解決之道，如此便能避免許多無謂的爭端。古德說：「將此等戲論掃盡，自見經論本意。」便是「如實了知」的心態。

丙、空是不盡的努力：「忙」似乎已成爲現代生活的特徵，但「忙」也是吾人懶惰的最好藉口。因爲一旦認爲自己「忙得要命」，便不肯再做進一

步的努力，以致身心潛力無從發揮。如能將「忙」的自性見滌清，則「忙而不忙，不忙而忙。」的生活態度，會使吾人以輕鬆的態度，應付繁重的事物。雖然外表上有許多繁瑣的事物要「忙」，可是心情却「不動如山王」。人生本來就是一股生生不息之河流，需要永無止境的努力才能完成它。解空，可說是自我提昇的里程碑。

以上是大略討論「解空何用」。但「解空」並非什麼神丹妙藥，因爲「空」不過是一切事物的本來原則而已，發現原則並非等於理解一切事物，明理不就等於能夠達事。如桌上的一本書，我們觀察它是因緣和合的假名有，是無常，無我，無自性空的；雖空無自性而緣起的「假名書本」的形狀、作者內容還是有的，而這些內容是什麼呢？作者是誰？那家出版社發行的？則這就非用一般常識來了解不可了。否則取一滴海水，以爲海水盡在於此，照樣是屬於不健康的佛法。「依有明空」是個重要的觀念，但知空不就等於知有，這點是欲解空者，所不可不知的！

——本文榮獲康年獎學金。

萬論均宣之淨土法門

念佛法門根本妙諦在于淨土三經。而華嚴經中，普賢行願品所示，尤爲根本不可缺乏之行願。蓋善財以十信滿心，參德雲比丘，即教以念佛法門，得入初住，分證佛果。從此歷參五十餘位善知識，隨聞隨證，自二住以至十地，歷四十位。最後在普賢菩薩處，蒙其開示，加被威神之力，所證遂與普賢等，與諸佛等，即成等覺菩薩。然後普賢菩薩以十大願王，導歸極樂，勸進善財，及華藏海衆，一致進行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以期圓滿佛果。故知念佛法門，始自凡夫，亦可得入，終至等覺，亦不能超出其外。實爲十方三世一切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衆生，成始成終之總持法門。故得九界同歸，十方共贊，千經俱闡，萬論均宣也。

——印光大師法語——